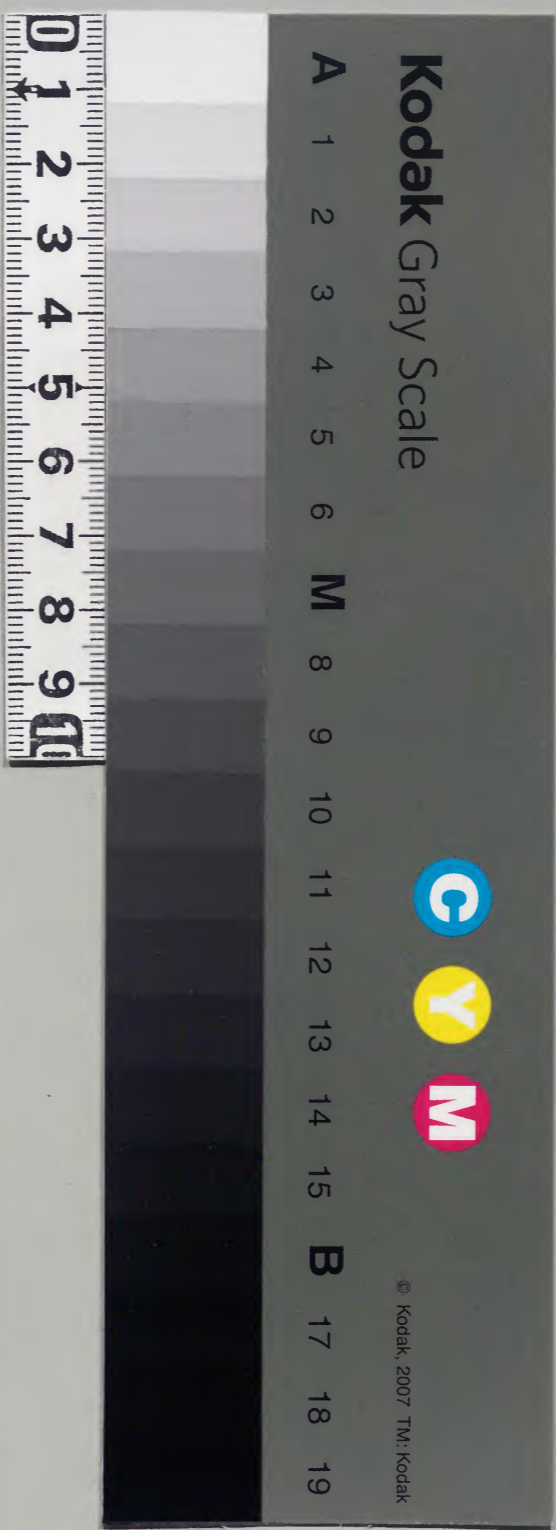


漢書門
類號
三〇二六
函架
一〇册

內閣文庫
漢書
三〇二六
函架
一〇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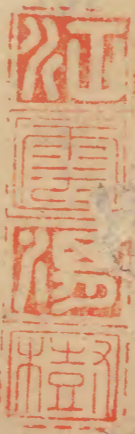
類書 十六卷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026
冊數	10 (1)
函號	366 86



駢志自叙

淺草文庫



不佞謨性庸塞特耽嗜古籍自為諸生輒請之先莊靖府
君出所藏書披涉之時蓋以什之七八理古以什之二三
攻今識迷於多旁宜莫能兩精已既婁試弗售府君患之
謂謨曰兒之好古亦何異資章甫而適越失正鵠而攸招
於於是始以強半攷今僅倖一捷隨敝縱視公車義既謁
得獲庫三周星籥日督課諸生重以葺黃宇脩獲乘諸
務填委置古事未皇理也甲辰冬隨牒入南雍兩司成
先生以一時名碩型范多士多士蒸：鄉風六館叩導明
教每復事：入擁皋比青衿環侍惟是整襟攤卷恣取畋
漁而已同官或戲謂不佞曰此堂其鄉之書堂乎不佞戲

應之曰此書堂何假南面百城也。比退食亦復尔。二兩禩
間頗得諸未曾有第苦善忘謀創而志厚獨念徃牒中事
詞多肖不若臚列肖者足備遺忘亦便商訂嘗憶曩時閱
史如山公姬謂甚肖河伯婦蘇則膝不枕佞人甚肖羊侃
床不坐闈人岍側人言顧吳郡甚肖塹中兒呼蕭丹陽凡
若干則曾述向府君前府君喜而領之顧未之志也茲益
以近段取得彙為一編命曰駢志大都史家為多間出諸
子裨官自隋唐而後則鮮及焉曰胡不以顯志也曰如以
顯業有顯部諸帙涵茹千古比物連類者在茲編何以稱
焉計卷率得二十為一集行之餘尚有待云

萬曆丙午玄月穀旦海虞陳禹謨書於金閶舟中

駢志卷之一

一集

海虞陳禹謨錫云甫輯

甲部上

舜得玉曆于河際之巖

禹發金簡于宛委之山

搜神記舜耕歷山得玉曆于河際之巖舜知天命在己

體道不倦

吳越春秋禹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按金簡玉字得通

水之理

舜耕歷山鳥為之耘

禹葬會稽鳥為之耘

文粹陸龜蒙曰世謂瘞之在下也田于歷山象為之耕
鳥為之耘吾得於農家請試辯之吾觀耕者行端而徐
起墮欲深獸之形魁者無出于象行必端履必深法其
端深故曰象耕耘者去莠举手務疾而畏晚鳥之啄食
務疾而畏奪法其疾畏故曰鳥耘試禹之績大成而後
薄之于天其為端且深非得于象耕乎去四凶恐害于
政其為疾且畏非得于鳥耘乎好事者張以就其怪非
聖人之意也

水經注會稽山下有禹廟有聖姑像禮樂緯云禹治
水旱天賜神女聖姑即其像也山上有禹冢昔大禹即
位十年東巡狩崩于會稽因而葬之有鳥來為之耘春

拔草根秋啄其穢是以縣官禁民不得妄害此鳥犯則
刑無赦按論衡云傳書言舜葬于蒼梧象為之耕禹
葬會稽鳥為之田蓋以聖德所致天使鳥獸報祐之也
世莫不然考實之殆虛言也

黃龍負舟

黑龍負舟

淮南子禹南省方濟于江黃龍負舟中之人五色無
主禹乃熙笑而稱曰我受命于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
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蝮蟻顏色不變龍乃弭
耳掉尾而逃禹之視物亦細矣

南史宋文帝入奉皇統行臺至江陵有黑龍躍負上所

乘舟左右莫不失色上謂年曇首曰此乃夏禹所以受
天命我何德以堪之

殷湯以戊子戰于郊

周武以甲子戰于牧

呂覽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于郊遂
禽移大犧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桀既奔走于是
行大仁慈以恤黔首反桀之事遂其賢良順民所喜遠
近歸之故王天下
又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于牧
野而紂為禽顯賢者之位進殷之遺老而問民之所欲
行賞及禽獸行罰不辟天子視殷如周視人如己天下

羨其德萬民說其義故立為天子

夜徑澤中斬蛇

代荻新洲斬蛇

漢書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
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
斬蛇

南史武帝伐荻新洲見大蛇長數丈射之傷明日復至
洲裡聞有砢臼聲往覘之見童子數人皆青衣于榛中
擣藥問其故荅曰我王為劉寄奴所射合散傳之帝曰
王神何不殺之荅曰劉寄奴王者不死不可殺帝叱之
皆散仍收藥而反

沛公王漢中

先主王漢中

漢書高帝紀項羽立沛公為漢王巴蜀漢中四十一
縣都南鄭

蜀志曹公自長安舉眾南征先王遙策之曰曹公雖來
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及曹公至先主歛眾拒險終
不交鋒積月不拔亡者日多裴曹公果引軍還先主遂
有漢中群下上先主為漢中王

吳書傳國璽文
漢宮傳國璽文

吳書孫堅入洛掃除漢宗廟祠以太牢堅軍城南甄宮

井上且有五色氣奉軍驚怪莫有敢汲堅令人入井探
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口寸上紐
交五龍上一角缺初黃門張讓等作亂劫天子出奔左
右分散掌璽者以投井中

應氏漢宮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且康

獻帝得玉璽

孫皓送金璽

獻帝起居注得六玉璽于閣上

江表傳太康之初孫皓送金璽六枚無有玉虞喜志

林曰天子六璽者文曰皇帝之璽皇帝行璽皇帝信璽
天子之璽天子行璽天子信璽此六璽所封事異故文

字不同

殷湯置網而祝

唐宗中網而止

呂覽湯見祝網有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徒其孰為此也湯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祝曰昔蛛螯作網吾今之人學紆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歛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其三面置其一面以網其四十國非徒罔鳥
百陽雜俎唐太宗觀魚于西宮見魚躍焉問其故漢者

曰此當乳也于是中網而止

周文韉繫解自結

晉文履繫解自結

韓非子文王伐崇至鳳黃虛韉繫解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為也王曰上君與處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皆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
呂氏春秋武王至殷郊係墮五人御于前莫為之係曰吾所以事君者非係也
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勉而自為係
韓非子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
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

所侮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秦孝公前席衛鞅

漢文帝前席賈誼

史記衛鞅後見孝公，其語不自知，鄰之前于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得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于殷周矣。

漢書文帝思賈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

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魏書王肅字恭懿，導之後也。太和十七年，奔魏。高祖聞肅至，虛襟待之，引見問故。肅音雅暢，辨而有禮。高祖嗟納之，促席移景，不覺坐之疲淹也。後為豫州刺史，尋徵入朝。高祖手詔曰：不見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歲，我勞如何，飾館華林，拂席相待。卿欲以何日發汝墳也？故後此勅。

不冠不見
法服以見

漢書大將軍衛青侍中，上踞廁視之，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汲黯，不冠不見也。

志林云：漢武帝無道，無足觀者，惟踞廁見。

衛青不冠不見汲長孺為可嘉耳若青
奴才雅宜詆痔踞廁見之正其宜也

魏志明帝著榻被縹綾半裒袖楊阜問帝曰此于禮何
法服也帝默然不答自是不法服不以見阜

漢哀帝識鄭尚書履聲

宋武帝知鄭尚書自來

漢書鄭崇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南史鄭鮮之為武帝所狎上曾內殿宴飲朝貢畢至唯
不召鮮之坐定謂羣臣曰鄭鮮之必當自來俄而外啓
尚書鄭鮮之詣神獸門求啓事帝大笑引入

桓榮東面几杖

王祥南面几杖

後漢書桓榮傳顯宗即位尊榮以師禮甚見親重帝乘
輿常幸太常府榮坐東面設几杖天子親自執業既
罷悉以大官供具賜太常家其恩禮若此
晉書王祥拜太常天子幸太學命為三老祥南面几杖
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羽王聖主君臣政化
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

命晉臣以先茅

賞士伯以瓜衍

元傳初白李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
其之婦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以治
民君請用之臣聞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

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縣其舉也興焉管敬
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
弟不恭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
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先且
君將中軍以再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
功也以一命卻缺為卿後与之冀
又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氏衍之縣曰吾
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
曰周書所謂庸之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
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
過也故詩曰陳錫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

齊桓公賞鮑叔

晉文公賞子虎

呂覽管子束縛在魯桓公欲相鮑叔鮑叔曰吾君欲霸
王則管夷吾在彼臣弗若也桓公曰夷吾寡人之賊也
射我者也不可叔曰夷吾為其君射人者也君若得而
臣之則彼亦將為君射人桓公不聽疆相鮑叔固辭讓
而相桓公果聽之于是乎使人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
讐也願得之而親加手焉魯君許諾乃使吏轡其拳膠
其目盛之以鷓夷置之車中至齊境桓公使人以朝車
迎之被以燿火釁以犧假享生与之如國命有司除廟
筵几而薦之曰自孤之聞夷吾之言也目益明耳益聰

孤弗敢專，敢以告于先君。因顧而命管子曰：「夷吾佐予，管仲還走，再拜稽首受令而出。」管子治齊國，舉事有功，桓公必先賞鮑叔。曰：「使有國得管子者，鮑叔也。」桓公可謂知行賞矣。

又晉文公將伐鄆，趙衰言所以勝鄆之術，文公用之，果勝。還將行賞，衰曰：「君將賞其本乎？賞其末乎？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郤子虎、文公召郤子虎曰：『衰言所以勝鄆，既勝將賞之。』曰：『蓋聞之于子虎，請賞子虎。』子虎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郤子虎不敢固辭，乃受矣。』凡行賞欲其博也，博則多助，今虎非親言者也，而賞猶及之，此踈遠者之所以盡能竭

智者也。晉文公亡久矣，歸而因亂之餘，猶能以霸其由，此歟。

秦繆公禮由余

漢武帝重日磾

史記：戎王使由余于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札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

也。于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康曰：孤聞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柰之何？內史康曰：戎土處辟，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為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于政。繆公卒用內史康計，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之。問伐戎之秋，後用其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戎西。漢書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單于怨昆邪休屠居西方，多為漢所破，召其王欲誅之。昆邪休屠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王殺之，并將其眾降漢，封昆邪王為列侯。日磾以父不降，見殺，与母闕氏弟倫俱

没入官，輸黃門養馬。時年十四矣。久之，武帝游宴，見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為馬監，遷侍中郎，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磾既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駿乘，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焉。

解裘覆柔以蓋覆基

魏氏春秋高柔既處法平允，又夙夜匪懈，至擁膝抱文書而寢。太祖常夜微行觀察，請吏見柔哀之，徐解裘覆

乘而去自是辟焉

吳志孫權大暑時嘗于船中宴飲于船樓上值雷權以蓋自覆又命覆劉基餘人不可得也吳書曰基遭多難嬰丁困苦潛處味道不以為戚与弟祥居常夜臥早起妻妾希見其面諸弟敬憚事之猶父不安交游門与雜賓又吳志吳軍振旅過武昌孫權令左右以御蓋覆陸遜出入殿門凡所賜遜皆御物上珍于是莫与比齊高祖為崔暹授轡齊世宗為崔暹回馬北齊書高祖賜崔暹良馬使騎之以從且行且語暹下拜馬驚走高祖親為擁之而授轡

又世宗欲假崔暹威勢諸公在坐令暹高視徐步兩人擊裾而入世宗分庭對揖暹下讓席而坐觴再行便辭退世宗曰下官薄有蔬食願公少留暹曰適受敕在臺檢校遂不待食而去世宗降階送之旬日後世宗与諸公出之東山遇暹于道前驅為赤棒所擊世宗回馬之避每有好官缺未嘗不先憶羊玄保每有好官阙即望宰相論及蘓頰

南史宋文帝嘗曰人仕宦非唯須才亦須運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嘗不先憶羊玄保

舊唐書蘇頰為中書侍郎仍供政事食明日加知制誥有政事食自頰始也頰入謝玄宗曰常欲用卿每有好

官缺郎望宰相論及宰相皆卿之故人卒無言者朕為
卿嘆息

金錢愧心

賜緡愧心

漢書文帝贊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心
舊唐書長孫順德監奴受人餽緡事發太宗惜其功不
忍加罪遂于殿庭賜緡數十疋以愧其心大理少卿胡
演進曰順德枉法受財罪不可恕柰何又賜之緡太宗
曰人生性靈得緡甚于刑戮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
何益

邾文公不惜遺己以愛民

宋景公不欲殺民以自治

左傳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于民不利于君邾子曰
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
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
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
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又呂覽周文王立
國八年歲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
國郊百吏皆請曰臣聞地之動為人主也今王寢五日
而地動四面不出周郊群臣皆恐曰請移之文王曰若
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以移之乎
文王曰不可夫天之見妖也以罰有罪也我必有罪故

天以此罰罪我也。今故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昌也。請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乎？于是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飭其辭令幣帛以禮豪士，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群臣，每幾何疾乃止。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三年，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此文王之所以止殃剪妖也。

呂覽宋景公之時，災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曰：災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災惑者，天罰也。心者，宋之分野也。禍當于君，雖然可移于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于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君乎？寧獨死。子韋曰：可移于歲。公曰：歲害則民饑，民

饑必死，為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治也，其誰以我為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已，子無後言矣。子韋還走北面載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今夕災惑其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有三善言，必有三賞。災惑有三徙舍，行七星，一徙當一年，三七二十一，臣故曰君延年二十一歲矣。臣請伏于陛下以伺候之。災惑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災惑果徙三舍。

光武不省

曹公皆焚

後漢帝紀光武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与郎文牋謗毀

有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魏志公收袁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魏

氏春秋曰公云當紹之疆孤猶不能自保而况眾人乎

晉武帝焚雉頭裘

隋文帝焚綾文布

晉咸寧起居注大司馬程據上雉頭裘一領詔曰據此

裘非常衣服消費功用宜於殿前燒之

元經隋文帝開皇十五年夏六月焚綾文布湘州進詔焚之

不許金塗釘

傘毀玉介導

南史宋武帝紀宋臺建有司奏東西堂施局脚床金塗

釘上不許使用直脚床釘用鐵帝素有熱病并患金創

末年尤劇坐臥常須冷物後有人獻石牀寢之極以為

佳乃歎曰木牀且費而况石邪即令毀之

又齊高帝紀帝身不御精細之物主衣中有玉介導以

長侈奢之源傘打破之凡異物皆令隨例毀棄後宮器

物欄檻以銅為飾者皆改用鐵內殿施黃紗帳宮人着

紫皮屐華蓋除金華瓜用鐵回釘每日使我臨天下十

年當使黃金与土同價

投籤

警枕

陳書宣帝日昃劬勞每鷄人伺漏傳更籤于殿中乃敕

者必投籤于階石之上令鎗然有声云吾雖眠帝令驚
覺也

吳越備史武肅王錢鏐在軍中未嘗安寢後用圓木小
枕睡熟則欬由是得悟名曰警枕

不忌反支日

不遷四廢日

不避往亡日

潛夫論云明帝問今且何得無上書者左右對曰反支
故帝曰民既廢農遠來詣闕而後避反支是則又奪其
日而寬之也乃勅公車受章不避反支又宋武帝將
拜南蠻校尉遇四廢日佐史鄭鮮之等白遷日不許
宋武帝以往亡起兵軍吏以為不可帝曰我往彼亡果

克之 又舊唐書李勣初將攻吳房軍吏曰往亡日請

避之勣曰賊以往亡謂我不來正可擊也及戰勝捷歸而

太宗發哀不避辰日

太宗餌藥不避臨喪

舊唐書張公謹卒太宗聞而嗟悼出次發哀有司奏言
準陰陽書曰子在辰不可哭泣又為流俗所忌太宗曰
君臣之義同于父子情發于衷安避辰日遂哭之

又高士廉薨太宗命駕將臨之司空房玄齡以上餌藥
石不宜臨喪抗表切諫上曰朕之此行豈獨為君臣之
禮兼以故舊情深姪戚義重卿勿復言也太宗從數百
騎出興安門至延慶門長孫無忌馳至馬前諫曰餌藥

喜

臨喪經方明忌其言甚切太宗猶不許並忌乃然于馬
前帝乃還宮

新羅獻女樂二人遣還之

高麗獻姜女二人並還之

舊唐書貞觀五年新羅遣使獻女樂二人皆鬢髮美色
太宗謂侍臣曰朕聞声色之娛不如好德且山川阻遠
懷土可知近日林邑獻鸚鵡尚解思鄉許情還國鳥猶
如此况人情乎愍其遠來必思親戚宜付使者聽遣還
又貞觀二十年高麗遣使來謝罪并獻二姜女太宗謂
其使曰歸謂尔主美色者人之所重尔之所獻信為美
廉慎其離父母兄弟于本國留其身而忘其親愛其色

而傷其心我不取也並還之

不与鮑魚

不進邪蒿

賈太傅新書文王使太公望傳太子登嗜鮑魚公不与
曰鮑魚不登俎豈有非礼而可養太子哉

北史邢峙仕齊以經授皇太子峙方正純厚有儒者風
厨宰進太子食菜有邪蒿峙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
名非殿下宜食文宣聞而嘉之賜以被褥繅纈唐書
乾封初太子弘稀見宮臣典膳邢文偉輒申減膳太子
答曰尋觀來請良符宿志自非義均弼諧渠能進此藥
石其年左史闕上曰邢文偉以吾兒不讀書不肯与肉

此人甚正直遂拜焉

漢武帝為太子立博望苑

梁武帝為太子立慧義殿

漢書孝武皇帝年二十九乃得戾太子甚喜為立謀使東方朔枚臯為禱祝少壯詔受公羊春秋又從瑕丘江公受穀梁及冠就宮上為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以異端進者

南史梁武帝大弘佛教親自講說昭明太子亦素信三寶徧覽衆經乃于宮內別立慧義殿專為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自立三諦法義

詔王褒誦讀奇文虞侍太子

命王褒賦詩談論恒在左右

漢書王褒為諫大夫其後太子體不安苦忽忽善忘不樂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宮虞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

北史王褒與庾信才名最高特加親待帝每游宴命褒賦詩談論恒在左右

皇太子贈疏廣黃金五十斤

皇太子賜陸臯黃金五十斤

漢書疏廣為太傅廣兄子受為少傅後父子俱移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萬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萬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

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

梁書陸暉為太子中庶子掌管記禮遇甚厚大同七年

以母老求去公卿以下祖道于征虜亭皇太子賜黃金

五十斤

齊神武留紹宗與世子

唐太宗留李勣與太子

北史齊神武謂世子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

飛揚跋扈志顧我能養豈為汝駕御也少堪敵侯景者

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與汝宜深加殊禮委

以經畧

舊唐書李勣除太子詹事太宗寢疾謂高宗曰汝與李

勣無恩我今將責出之我死後汝當授以僕射即荷汝

恩必致其死力乃出為疊州都督高宗即位其月召拜

洛州刺史尋加開府儀同三司令同中書門下叅掌機

密是歲冊拜尚書左僕射評曰尚書云敷求哲人俾輔

人也惟恐當吾世失之耳豈故不貴之又故責出之也

若圖報必須感恩則彼受顧余大臣獨不思效之切主

廷理斬太子之輜

廷理擊太子之馬

韓非子荆莊王有茅門之法曰群臣大夫諸公子入朝

馬蹄踐雷者廷理斬其輜戮其御于是太子入朝馬蹄

踐雷廷理斬其輜戮其御太子怒入為王泣曰為我誅

戮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
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尊可誅也夫犯法廢令不尊
敬社稷者是臣乘君而下尚校也臣乘君則主失威下
尚校則上位危社稷不守吾將何以遺子孫于是太子
乃還走避舍露宿三日北面再拜請死罪

又楚王急召太子楚國之法車不得至于荜門天雨庭
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于荜門廷理曰車不得至荜門
非法也太子曰王召急不得須無潦遂驅之廷理爰而
擊其馬敗其駕太子入為王泣曰庭中多潦驅車至荜
門廷理曰非法也舉爰擊臣馬敗臣駕王必誅之王曰
前有老主而不踰後有儲三而不屬矜矣是直居守法

之臣也乃益爵二級而開後門出太子勿復過又漢
書張釋之傳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于是
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母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
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使
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繇是奇釋之

天子二過誤殺人

天子兒過誤殺人
漢書車千秋為高復郎會衛太子為江充所譖敗久之
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
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是時
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迺大感寤召見千秋至前千

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武帝見而說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

南史：巴東王子響殺僚佐。武帝召戴僧靜使領軍向江陵。僧靜面啓上曰：巴東王年少長史司馬太急。忿不思難故耳。天子兒過誤殺人。有何大罪。今急遣軍西上。人情惶懼無所不至。臣不敢奉敕。上不答而心善之。

漢武感千秋之言作思子宮
晉惠感閻讚之言作思子臺

漢書：武帝既知戾太子惶恐無它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寃。上遂擢千秋為丞相。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于橫

橋上。及泉鳩里加兵。刃于太子者。初為北地太守。後族上憐太子無事。乃作思子宮。為婦來望思之臺于湖。天下聞而悲之。

晉書：愍懷太子之喪。大風雷電。幃蓋飛裂。惠帝感閻讚之言。立思子臺。故臣江統、陸機並作誄頌焉。殷基通語載：朱據擁護太子。其言曰：臣聞太子國之本根。雅性仁孝。天下歸心。今卒責之。將有一朝之慮。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寃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宮。無所後及矣。

搃山玉欸

搃山往則

舊唐書孝敬皇帝弘龍朔初命許敬宗上官儀等于文
思殿博採古今文集摘其英詞麗句以類相從勒成五
百卷名曰搖山玉粃表上之 又許敬宗傳自貞觀以
來朝廷所修五代史及晉書東殿新書西域圖志文思
博要文館詞林累壁璫山玉粃姓氏錄新禮皆摠知其
事前後賞賚不可勝紀

唐書裴光庭為弘文館學士造搖山徃則維城前軌二
篇獻之明皇詔皇太子諸王子光順門見光庭謝所以
規諷意 按山海經西北海之外有搖山其上有人號曰
大子長琴是處搖
山始作樂風
劉章取喻于立苗

雍王示諷于種瓜

漢書趙王既廢高后立諸呂為三王擅權用事劉章入
侍高后宴酒酣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高
后兒子畜之笑曰顧而父乃知田耳若生而為王子安
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意章曰深耕
概種立苗欲疏 師古曰概稠也概種者言多生子孫也
疏立者四散置之令為藩輔也概音冀
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

舊唐書高宗子八人我后所出者自為行第長曰孝敬
皇帝監國仁明為后所忌而鳩之次日雍王賢為太子
次日中宗次日睿宗及孝敬遇害諸弟嘗所不安晨夕
懷懼雖父母之前無由敢言太子賢乃作黃臺瓜詞令

樂人歌之欲微悟上意歎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
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尚猶可四摘抱蔓歸后
默然太子竟亦流竄于黔列

賈詡屬思

吳質耳白

崔瑗露板

魏志文帝為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
有奪宗之議文帝使人問賈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
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
文帝從之深自砥礪太祖又嘗屏除左右問詡曰嘿然
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適有所思故
不即對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

太祖大笑于是太子遂定

又魏國初建未立太子臨菑侯植有才而愛太祖狐疑
以函令密訪于外唯崔瑗露板答曰蓋聞春秋之義立
子以長如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瑗以死守之植
瑗之兄女婿也太祖貴其公亮喟然歎息
世說魏王嘗出征世子及臨菑侯植並送路側植稱述
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王亦悅焉世子悵然自失吳
質耳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辭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
咸歎歎于是皆以植辭多華而誠心不及也

毒胙而獻

毒饋以進

左傳驪姬謂太子申生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墳與大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辭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日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遂縊于新城後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晉書庾惲嘗以毒酒餉江列刺史王允之王允之覺其有毒飲犬斃乃密奏之帝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尔邪華陽國志蜀侯惲祭山川獻饋于秦孝文王惲後母害其寵加毒以進王將嘗之後母曰饋從二千里來當試之王與近臣近臣即斃文王大怒遣司馬錯賜惲劔使自殺惲懼夫婦自殺秦誅其郎中令嬰等二十七人蜀人葬惲郭外

豎牛讒而殺士

妾余讒而殺甲

韓非子叔孫相尊貴而主斷其愛者曰豎牛亦擅用所叔孫之令叔孫有子曰士豎牛妬而欲殺之因与士游于魯君所魯君賜之玉環士拜受之而不敢佩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欺之曰吾已為尔請之矣使尔佩之士用佩之豎牛因謂叔孫何不見士于君乎叔孫曰孺子

何足見也。豎牛曰：士固已歎見于君矣。君賜之玉環，士已佩之矣。叔孫召士，冠之而果佩之。叔孫怒而殺士。兄曰：丙豎牛又妒而欲殺之。叔孫為丙鑄鍾，成丙不敢擊。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不為請。又欺之曰：吾已為爾請之矣。使爾擊之，丙因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擊鍾，怒而逐之。丙出走齊。居一年，豎牛為謝叔孫，叔孫使豎牛召之，又不召而報之曰：吾已召之矣。丙怒甚，不肯來。叔孫大怒，使人殺之。二子已死，叔孫有病，豎牛因獨養之，而去左右，不內人。曰：叔孫不欲聞人聲，因不食而餓殺叔孫。已死，豎牛因不發喪也。徙其府庫重寶，空之而奔齊。夫聽所信之言，而子父為人僂，此不叅之

患也。

又楚莊王之弟春申君有愛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有子曰甲，余欲君之棄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曰：得為君之妾，甚幸。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勢不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妾以賜死，若後幸于左右，願君必察之，無為人笑。君因信妾，余之詐為棄正妻，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為後。因自裂其親身衣之裏，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彊戲余，子爭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孝，莫大于此矣。君怒而殺甲也。故妻以妾，以妾余之詐棄。

而子以之死。徒是觀之。人之愛子也。猶可以而害也。君臣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親也。而群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何怪夫賢聖之戮死哉。

為善最樂

為善最多

東觀漢記。東平王蒼。少有孝友之質。寬仁弘雅。明帝詔書示諸國曰。詔問東平王蒼處家何等最樂。王對曰。為善最樂。帝曰。其言甚大。副其腰腹矣。

南史齊武帝嘗問臨川王映居家何事最樂。映曰。政使劉漱講。禮顧慤講。易朱廣之講。在老臣與二三諸度兄弟。友生時。復擊贊。以此為樂。上大賞之。他日謂豫章王嶷曰。臨川為善。遂至於斯。嶷曰。此大司馬公之次第。安得不爾。上仍以玉如意指嶷曰。未若皇帝之次第。為善最多也。

漢河間王服儒術

齊河間王愛文學

漢書河間獻王德被服儒術。造次必于儒者。

北史齊河間康獻王孝瑜。字正德。謙慎寬厚。兼愛文學。

魏任城王破叛胡桑乾

唐任城王敗突厥城下

魏志曹叡與叛胡搏戰。乘勝逐北。至于桑乾。去代二百餘里。長史諸將皆以為新步遠。士馬疲頓。又受節度不

得過代不可深進違令輕敵歎曰率師而行唯利所在
何節度乎胡走未遠追之必破從令縱敵非良將也遂
上馬令軍中後出有斬一日一夜與虜相及擊大破之
黃初三年立為任城王

舊唐書梁師都據夏州遣弟洛兒引突厥兵數萬至于
城下李道宗閉門拒守伺隙而戰賊徒大敗高祖聞而
嘉之謂左僕射裴寂中書令蕭瑀曰道宗今能守邊以
寡制衆昔魏任城王歡臨戎却敵道宗勇敢有同於彼
遂封為任城王

此我家任城
此我之任城

南齊書世祖嘗幸鐘山長沙威王晃從駕以馬稍刺道
邊枯蘗上令左右教人引之銀纏皆卷聚而稍不出乃
令晃後馳馬拔之應手便出去每遠別獻駿馬上輒令晃
于華林中調試之太祖常曰此吾家任城也世祖緣此
意故謚曰威

梁書廬陵威王續少英果膂力絕人馳射游獵應發命
中高祖常歎曰此我之任城也

共叔之死母實為之
趙主之戮父實使之

左傳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
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

請于武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矣。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每使滋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

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叛大叔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吳。

漢書高祖為漢王時。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太子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教。已常欲廢之。而立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呂后年長。常畱守。希見。益疏。如意且立為趙王。畱長安。幾代太子者。數賴公卿大臣爭之。及叔孫通諫。用畱侯之策。得無易。呂后為人剛毅。佐高帝定天下。兄二人皆為列將。從征伐。長兄澤為周呂侯。次兄釋之為建成侯。逮高祖而侯者三人。高祖四年。臨泗。侯呂公薨。高祖崩。惠

帝立呂后為皇太后，廼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為王，母為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為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女子邪？」乃召趙王，誅之。使者三反，趙相周昌不遣。太后召趙相，徵至長安，使人復召趙王。來，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入宮，挾手起居，飲食數月。帝晨出射，趙王不能蚤起，太后伺其獨居，使人持鴆飲之。遲帝還，趙王死。

顏氏家訓人之愛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賢俊者自可賞愛，頑魯者亦當矜憐。有偏寵者，雖欲以厚之，更所以禍之。苜叔之死，母實為之。趙王之戮，父實使

之。劉表之傾宗覆族，袁紹之地裂兵亡，可為靈龜明鑒也。

賜吳王濞几杖不朝

賜淮南王几杖不朝

漢書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於是遣其喪歸葬。吳王濞愠曰：「天下一家，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禮，稱疾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係責治之。吳王恐所謀滋甚，及後使人為秋請。」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上。後責問吳使者，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今吳王始詐疾，反覺見責。」

急愈益困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与更始于是天子
皆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謀
亦益解

又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安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
軍時彗星出長教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竟天天下
兵當大起王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彗諸侯並爭愈
益治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游士妄作妖言阿諛王
王喜多賜予之王有女陵慧有口王愛陵多予金錢為
中詞長安約結上左右元朔二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

朝

燕刺王自歌

廣陵王自歌

漢書燕刺王且事覺憂懣置酒萬載宮會賓客群臣妃
妾坐飲王自歌曰歸空城兮狗不吠鷄不鳴橫術何廣
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華容夫人起舞曰髮紛兮寘
渠骨籍兮亡居及得玺書以符玺屬醫工長謝相二
千石奉事不謹死矣即以綬自絞

又廣陵厲王胥祝詛事發覺天子遣廷尉大鴻臚郎訊
胥既見使者還置酒顯陽殿召太子霸及子女董訾胡
生等夜飲使所幸八子郭昭君家人子趙龙君等鼓瑟
歌舞王自歌曰欲久生兮無終長不樂兮安窮奉天期
兮不得須臾千里馬兮駐待路黃泉下兮幽深人生要

死何為苦心何用為樂心所喜出入每悰為樂亟蒿里
召兮郭門闕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左右悉更涕泣奏
酒至鷄鳴時罷胥謂太子霸曰上遇我厚今負之甚我
死骸骨當暴幸而得葬薄之每厚也即以綬自絞死
文帝母薄太后貴徵

成帝母王太后貴相

漢書高祖薄姬文帝母也父吳人秦時与故魏王宗女
魏媼通生薄姬而薄姬又死山陰因葬焉及諸侯畔秦
魏豹立為王而魏媼内其女于魏宮許負相薄姬當生
天子是時項羽方与漢王相距滎陽天下未有所定豹
初与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喜因背漢而中立与楚連

和漢使曹參等虜魏王豹以其國為郡而薄姬輸織室
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詔内後宮歲餘不得幸
始姬少時与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毋相忘已
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四年坐河南成臯靈
臺此兩羞人侍相与笑薄姬初時約漢王問其故兩人
俱以實告漢王心悽然憐薄姬是日召欲幸之對曰昨
暮夢龍據妾背上曰是貴徵也吾為汝成之遂幸有身
歲中生文帝

論衡王莽姑正君許嫁至期當行時夫輒死如此者再
乃獻之趙王趙王未取又薨清河南宮大有与正君父
穉君善者遇相正君曰貴為天下母是時宣帝世元帝

為太子。穉君乃因魏郡都尉納之太子。太子幸之生子。君上寘崩。太子立。正君為皇后。君上為太子。元帝崩。帝太子立。是為成帝。正君為皇太后。竟為天下母。又丞相黃次公故為陽夏游徼。與善相者同車俱行。見一婦人年十七八。相者指之曰。此婦人當大富貴。為封侯者。夫人次公止車審視之。相者曰。令此婦人不富貴。卜書不用也。次公問之。乃其旁里人。巫家子也。即娶以為妻。其後次公果大富貴。位至丞相。封為列侯。次公名霸

何準生女之夕。群鳥夜啼。

則天初誕之夕。雌雉皆雊。

晉志海鹽南三里有烏夜村。晉何準所居也。一夕群鳥

啼噪。準適生女。他日後夜啼。及穉帝立。準女為后。日

百陽雜俎。則天初誕之夕。雌雉皆雊。右手中指有黑毫。

左旋如黑子。引之尺餘。

一夜齒盡生。

每何疣盡失。

晉書成恭杜皇后少有姿色。然長猶每齒有來求婚者。

輒中止。及帝納采之日。一夜齒盡生。

南史梁武丁貴嬪生而有赤痣。在左臂。療之不滅。又體

多疣子。及帝贈以金環。納之。每何盡失所在。

駢志卷之二

一集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甲部下

茅容以草蔬与容同飯
樂頤以菜俎為容設食

後漢書茅容字季偉年四十餘耕于野特与等輩避雨
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行見之而
竒其異遂与共言因請寓宿且日容殺雞為饌林宗謂
為已設既而以共具母自以草蔬与容同飯林宗起拜
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学卒以成德

南史吏部郎庾杲之嘗往樂頤之頤之為設食唯枯魚

菜俎果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膳魚羹數種

果之曰卿過茅季偉我非郭林宗

孝婦汲江水

孝子汲江水

後漢書廣漢姜詩妻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妻奉順允篤母好飲江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子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姑怪問鄰母鄰母具對姑感慙呼還息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不在華陽國志孝子隗通為母汲江商水天為出平石生江

中今石在馬湖江

任昉昇不嘗檳榔

陳叔達不食蒲萄

南史任昉父遙本性重檳榔以為常餌臨終嘗求之剖百許口不得好者昉以父所嗜好深以為恨遂終身不嘗檳榔

舊唐書高祖賜羣臣食於御前果有蒲萄侍中陳叔達執而不食高祖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能得高祖曰卿有母可遺乎遂流涕嗚咽久之乃止因賜物百段

劉士儁母喪勺飲不入口七日

段秀實母疾水漿不入口七日

隋書劉士儁性至孝丁母喪絕而後蘇者數矣勺飲不入口者七日廬于墓側負土成墳列植松柏狐狼馴擾為之取食高祖受禪表其門閭

唐書段秀實性至孝六歲母疾水漿不入口七日疾有間然後飲食

開函流涕

開筭流涕

南史齊河東王鉉年三四歲高帝嘗畫臥纏髮鉉上高帝腹上弄繩高帝因以繩賜鉉及崩後鉉以寶函盛繩歲時輒開視流涕嗚咽鉉人才甚凡而有此一至

又張敷生而母亡年數歲問知之雖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歲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唯得一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思輒開筭流涕

輒園冢曰順在此

輒到墓曰東在此

後漢書蔡順母年九十以壽終未及得葬里中突火將逼其舍順抱伏棺柩號哭叫天火遂越燒它室順獨得免太守韓崇召為東閣祭酒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雷震順輒園冢泣曰順在此崇聞之每雷輒為差車馬到墓所太守鮑眾舉孝廉順不能遠離墳墓遂不就
晉書王裒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裒在此

六世同爨

九世同居

南史漢壽人邵榮與六世同爨劉恢表其門閭

舊唐書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時東安王高永樂詣宅
梅慰旌表焉隋開皇大使邵陽公梁子恭亦親梅慰重
表其門貞觀中特勅吏加旌表高宗有事太山路過鄆
州臨幸其宅問其義由其人請紙筆但書百餘忍字高
宗為之流涕賜以縑帛

李氏七世同居

郭氏七世同居

北史李几博陵安平人也七世同居共財家有二十二

房一百九十八口長幼濟濟風禮著聞至於作役卑幼

競集鄉里嘆美標其門閭

又郭世雋字弘入太原文水人也家門雍穆七世同居
犬豕同乳烏鵲同巢時人以為義感之應列縣上其事
隋文帝遣平昌公宇文弼詣其家勞問尚書侍御史柳
或巡省河北表其門閭又南唐江州陳氏元和給事
中京之後宗族七百口每日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
食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為之不食建
書樓於別墅以延四方之士肄業者多依焉鄉里率化
獄訟希少遠近歎異之

百口同爨

八院相對

魏書楊播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服同爨庭每間言魏世以來惟有盧淵兄弟及播昆弟椿津當時莫逮焉舊唐書裴寬性友愛弟兄多宦達子姪亦有名稱於東京立第同居八院相對甥姪皆有休饒所擊鼓而食當世榮之

妻方畢十三喪

吳達葬十三棺

晉書妻方家遭疫癘父母伯叔群從死者十三人方年十四夜則號哭晝則負土十有七載葬送得畢因庐于墓側種植松栢鳥猛獸馴擾其旁

南史吳達經荒饑饉係以疾疫父母兄嫂及羣從小功之親男女死者十三人達時病困隣里以葦席裹之埋于村側既而親屬皆盡唯達夫妻獲全家徒四壁立冬每被袴蓋則傭賃夜則伐木燒磚妻亦同達此誠每有懈倦達夜行遇猛獸猛獸輒下道避之暮年中成七墓葬十三棺隣里嘉之晉書亦載

吾不及吉甫汝不及伯奇

我不及曾參子不如華元

顏氏家訓吉甫賢父也伯奇孝子也賢父御孝子合得終于天性而後妻聞之伯奇遂放曾參婦死謂其子曰吾不及吉甫汝不及伯奇王駿喪妻亦謂人曰我不及

曾參子不如華元並終身不娶此等足以為誠其後假
繼慘虐孤遺離間骨肉傷心斷腸者何可勝數慎之哉
按魏志管寧妻先卒知故勸更娶寧曰每省曾子王
駿之言意常嘉之豈自遭之而遺本心哉
玄成讓爵于凡弘因有司劾而受爵
丁鴻讓國于弟盛因有人諫而就國

漢書初韋玄成兄弘為太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煩
劇多罪過父賢以弘當為嗣故勅令自免弘懷嫌不去
官及賢病篤弘竟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室家問賢當
為後者賢恚恨不肯言於是賢門下生博士義倩等與
宗家計議共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以大河都尉

玄成為後賢薨玄成在官聞喪又言當為嗣玄成深知
其非賢雅意即陽為病狂臥便利妄笑語昏亂徵至長
安既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御史
丞相按驗玄成素有名声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辟兄
者按事丞相史廼與玄成書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
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容貌蒙耻辱為狂癡光耀壞
掩而不宣微哉子之所託名也僕素愚陋過為宰相執
事願少聞風声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為小人也玄成友
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為國宜優養玄成
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
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宣帝

高其節以玄成為河南太守兄弘為太山都尉
後漢書丁鴻傳鴻父緄從世祖征伐鴻獨与弟盛居憐
盛幼小而共寒苦及緄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盛不
報既葬乃挂衰經於冢庐而逃去留書与盛曰鴻貪經
書不顧恩義弱而隨師生不供養死不飯含皇天先祖
並不祐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前上疾狀願辭爵仲公
章寢不報迫且當襲封謹自放棄遂求良医如遂不瘳
永歸溝壑鴻初与九江人鮑駿同事桓榮甚相友善及
鴻亡封与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乃止而讓之曰
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春秋之義不以
家事廢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

智乎鴻感悟垂涕歎息乃還就國開門教授鮑駿亦上
書言鴻經學至行顯宗甚賢之

鄧彪讓國与弟鳳

劉愷讓爵与弟憲

東觀記鄧彪字智伯南陽人也父邾世祖中興從征伐
以功封鄗侯彪少修孝行厲志清高与同郡宗武伯翟
敬伯陳綏伯張弟伯同志好齊名称南陽五伯彪以嫡
長為世子邾薨當嗣爵讓國与異母弟鳳明帝高其節
詔書聽許鳳襲爵彪仕列郡

後漢書劉愷字伯豫以當襲父般爵讓与弟憲遁逃避
封久之章和中有司奏請絕愷國肅宗美其義特優假

之愷猶不出積十餘歲至永元十年有司復奏之侍中
賈逵因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為國于從政乎何有
竊見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素行孝友謙遜絜清讓封弟
憲潛身遠迹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以循常之法懼
非長克讓之風成含弘之化前世扶陽侯韋玄成近有
陵陽侯丁鴻鄙侯鄧彪並以高行潔身辭爵未聞貶削
而皆登三事今愷景仰前修有伯夷之節宜蒙矜宥全
其先功以增聖朝尚德之美和帝納之

姜伯淮兄弟常共臥起
張弘策兄弟常同臥起

後漢書姜肱字伯淮与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

其友爱天至常共臥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
以係嗣當立乃遞往就室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
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諸生爭加辟命皆不就二弟名
声相次亦不應徵聘時人慕之肱嘗与季江謁郡夜于
道遇盜欲殺之肱兄弟更相爭死賊遂兩釋焉謝承
後漢書肱与季江俱乘車行適野庐為賊所劫取其衣
物欲殺其兄弟肱謂盜曰弟年幼父母所憐愍又未聘
娶願自殺身湣弟季江言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
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賊載社曰二君所謂賢人
吾等不良妄相侵犯棄物而去肱車中尚有数千錢盜
不見也使從者追以与之亦復不受肱以物經歷盜手

因以付亭吏而去

南史張弘策兄弟友愛不忍暫離雖各有室常同臥起
世比之姜肱兄弟梁書韋放性弘厚篤實輕財好施
于諸弟尤雍睦每將遠別及行役初還常同一室臥起
時稱為三姜唐書陽城隱中條山与弟塔城常易衣
出年長不肯娶謂弟曰吾与若孤惇相育既娶則間外
姓雖同處而益疏我不忍弟義之亦不娶遂終身

趙孝弟將為賊所烹自縛求免

孟孫兄將為盜所烹請代得免

後漢書時天下亂人相食趙孝弟礼為餓賊所得孝聞
之即自縛詣賊曰礼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並

放之謂曰可且歸更持米糲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賊
願就烹眾異之遂不害

又淳于恭字孟孫兄崇將為盜所烹恭請代得与俱免

蔣恭兄弟爭罪

張悌兄弟爭死

南史晉陵蔣崇平為劫見禽云与蔣恭妻弟吳晞張為
侶晞張先行不在本村遇水妻息避水移寄恭家時錄
晞張不獲禽收恭及兄悌付獄抵罪恭悵並款舍任晞
張豕口而不知劫情恭列晞張妻息是婦之親今有
罪恭身其分求免兄悌列是户主求免弟恭兄弟二
人爭求受罪郡縣不能制依事上詳列議以為竝不合

罪

又滕曇恭傳建康人張悌坐刼株連縣抵悌死罪悌兄
松訴稱与弟景是前母子後母惟生悌松長不能教誨
乞代悌死景又曰兄是嫡長後母惟生悌若從法母亦
不全亦請死母曰悌應死豈以弟罪枉及諸兄悌亦引
分全兩兄供養縣以上讞帝以為孝義特降死後不得
為例又南都江陵縣人荀蔣之弟胡之婦為曾口寺
沙門所淫夜入荀家蔣之殺沙門為官司所檢蔣之列
家門穢行欲告則恥欲忍則不可實已所殺胡之列又
如此兄弟爭死江陵令宗躬啟列荆列刺史庠江王求
博議袁彖曰夫迅寒急節乃見松筠之操危機迴楛方

識真孤之風竊以蔣之胡之殺人原心非暴辯讞之日
友于讓生事憐左右義哀行路音文舉引謗獲漏踈網
蔣之心迹同符古人若陷以深刑實傷為善由是蔣之
兄弟免死

淳于恭教兒子用杖自箠

繆豫公教弟婦掩戶自搥

後漢書淳于恭兄崇卒恭養幼孤教誨學問有不如法
輒反用杖自箠以感悟之兒慙而改過

又繆眈字豫公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產及各娶妻諸
婦遂求分異又教有鬪爭之言眈深懷憤歎乃掩戶自
搥曰繆眈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柰

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敦睦之行

例得一子解褐

例得一子出身

北史邢晏為南兗州例得一子解褐乃啟其孤弟子慎為朝請子慎年甫十二而其子已弱冠矣後為滄州後啓孤兄子昕為府主簿而其子並未從宦世人以此多之

又房亮為東荆列刺史時邊列刺史例得一子出身亮不言其子而啓其弟子啓為奉朝請議者稱之

繫子于樹

閣子于樹

晉書鄧攸逃石勒遇賊掠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吾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之其子朝棄而暮及明日故繫之于樹而去史臣曰攸棄子存姪以義斬恩若力所不能自可割情忍痛何至預加微纏絕其奔走者乎斯豈慈父仁人之所用心也卒以絕嗣宜哉勿謂天道每知此乃有知矣

陳書王元規字正範性孝事母甚謹晨昏未嘗離左右梁時山陰縣有暴水流漂居宅元規唯有一小船倉卒

引其母妹並孤姪入船元規自執檝棹而去留其男女
三人閣于樹杪及水退獲全時人皆稱其至行

以子易姪

以身代弟

崔鴻十六國春秋江都王延年二十五喪二親奉叔父
孝聞子良孫及弟從子為噉人賊所掠延年追而請之
賊以良孫滯延年延年拜請曰我以少孤為叔父所養
此叔父之少孤也願以子易之賊曰君義士也免之
宋書孤^孫棘大明五年答三 應充行坐違期不
至棘自詣郡縣引己為家長令弟不行罪當在己乞以
身代薩 又辭自引太守張岱視其不實以棘薩各置

一處報云聽其相代声色並悅耳心赴死辱棘妻許氏
又寄語囑夫曰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大家臨亡以
小郎囑君今竟未婚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子死復何
恨岱依事表上孝武詔特原罪 又南史元嘉末吳欣
之弟慰之為武進縣史隨王誕起義元凶遣軍主華欽
討之吏人皆散慰之獨留見執將死欣之詣欽乞代弟
命辭淚哀切兄弟皆見原

夫妻相對如賓

夫妻相敬如賓

元傳自^印李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与
之歸言諸文公以為下軍大夫

魏略常林少單貧雖貧自非手力不取之于人性好學
漢末為諸生帶經耕鋤其妻常自餽餉之林雖在田野
其相敬如賓

懸魚于庭

致瓜于梁

謝承漢書羊續好食生魚為南陽太守府丞侯范作儉
貢鯉續受而懸之一歲儉復致一枚續乃出所懸枯魚
示之以杜其意韓詩外傳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
人獻魚而不受其弟諫曰嗜魚不受何也曰夫欲嗜象
故不受也受魚而免于相則不能自給魚無受而不免
于相長自給于魚此明于為己者也五代史補王審

知遺推官黃滔魚徐演代為謝啟曰郢諸斷索總從羊
續懸來列在雕盤便到馮驩食處時大稱之
北史蘇瓊為南清河太守性清慎不發私書郡人趙穎
官至樂陵太守年餘八十致事歸五月中得新瓜一雙
自來奉瓊恃年老苦請遂便為留乃致于廳事梁上竟
不割人聞受趙穎餉瓜欲貢新果至門問知穎瓜猶在
相顧而去

第五倫受俸裁留一月

第五潁不炊或至十日

後漢書第五倫拜會稽太守雖為二千石躬自斬芻養
馬妻執炊爨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賣與民之貧羸

者

平輔決錄注曰第五頡字子陵為郡功曹列從事公府
辟舉高第為侍御史南頓令桂陽南陽廬江三郡太守
諫議大夫洛陽丘主人鄉里丘田宅容止靈臺中或十
日不炊司隸校尉南陽元雄太史令張衡尚書廬江朱
建孟興皆與頡故舊各致禮餉頡終不受

遺金悉還威化大行

遺金悉還 蚩夷感悟

後漢羌豪帥感張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
金鑲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酌地曰
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

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為所患苦
及奐正身絜己威化大行

北史梁昆為西寧列刺史先是蚩夷酋長皆服金冠以
金多者為豪雋由是遞相陵辱每尋干戈邊境略無寧
歲昆患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之於是置金座側
對之慟哭謂曰此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
今將此來欲殺我邪一無所納悉以還之於是蚩夷感
悟遂不相攻

為受一錢

為食一口

後漢書劉寵為會稽太守徵為將作大匠有五六老叟

人齎百錢以送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它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徇吠竟，父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徇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

北史齊欽城景王澈為定州刺史，徵為侍中人，吏送別。悲號有老公數百人相率具饌，白澈曰：自殿下至此，五載人不識吏，不欺人，百姓有識以來，始逢今化。殿下唯飲此鄉水，未食百姓食，聊獻疏薄，澈重其意為食一口。

寫書當慎嫌疑

寫書亦是罪過

後漢書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梅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季子謂札也。

北史潘子義遺郎基書云：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又郎基性清慎，每所營求，嘗語人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于此乎？唯願令人寫書。

留犢淮南

留牀充刈

魏志注時苗為壽春令始之官乘薄輦車黃犢牛布被囊居官歲餘牛生一犢及其去留其犢謂主簿曰昔來時本無此犢是淮所生有也

魏略裴潛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織藥花以自供又潛為充刈時嘗作一胡牀及其去也留以掛柱

王衍口不言錢

崔洪口不言財

晉書王衍疾其妻郭之貪鄙故口未嘗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繞牀使不得行衍晨起見錢謂婢曰舉阿堵

物却

又崔洪口不言貨財手不執珠玉汝南王亮常譙公卿以琉璃鍾行酒及洪不執亮問其故對曰慮有執玉不趨之義故尔然實乖其常性故為詭說

船輕載土

船輕迮石

宣城記云涇縣吳矩時為庠江太守有清祿徵還船輕載土時歲暮逐除者就乞所獲甚少矩乃語之逐除人見土而去

南史江革除都官尚書將還贈遺一無所受送故依舊訂舫革並不納唯乘臺所給一舸舸體偏欹不得安臥

或請濟江徙重物以迓輕舫革既每物乃于西陵岸取石十餘片以實之其清貧如此

竊太后賜百官任負布絹

隋文帝賜公卿任取瓦藏

北史李崇在官和厚明于決斷然性好財賄販肆聚飲孝明竊太后常幸瓦藏王公嬪主徙者百餘人皆令任力負布絹即以賜之多者過二百匹少者百餘惟長樂公兩手持絹二十匹而出示不異衆而已世稱其廉儉崇與章武王融以所負多顛仆于地崇乃傷腰融至損脚時人為之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貪人敗類穢我明主又洛陽伽藍記靈太后賜百官員絹任意自取

朝臣莫不稱力而去唯章武王融與陳留侯李崇負絹過性蹶倒傷踝侍中崔光止取兩足太后問侍中何少對曰臣有兩手唯堪兩足所獲多矣朝貴服其清廉北史庫狄士文嘗入朝遇隨文帝賜公卿入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一足兩手各持一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足餘無所須

蕭放為廣列俸外不入其門

盧鈞為廣列市舶一不預

舊唐書蕭放為廣列刺史嶺南節度使放性公廉南海雖富珍奇月俸之外不入其門家人疾病醫工治藥須烏梅左右于公厨取之放知而命還促買于市

又盧鈞為廣州刺史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南海有垂
舶之利珍貨輻輳舊師作法興利以致富凡為南海者
靡不捆載而歸鈞性仁恕為政廉潔請監軍領市舶使
已一不預自貞元以來衣冠得罪流放嶺表者因而
物故子孫貧悴雖遇赦不能自還凡在封境者鈞減俸
錢為宮樞積其家疾病死喪則為之醫藥殯殮孤兒稚
女為之婚嫁凡數百家由是山越之俗服其德義令不
嚴而人化

馮伉不受遺帛德宗因而授令
僧孺不受送物穆宗因而命相

舊唐書澤潞節度使李抱貞卒馮伉為弔贈使抱貞男

遺伉帛數百匹不納又專送至京伉因表奏固請不受
屬醴泉尉縣令宰臣進人名帝意不可謂宰臣曰前使
澤潞不受財帛者此人必有清政可以授之遂改醴泉
令縣中百姓多猶為著諭蒙十四篇大略指明忠孝仁
義勸學務農每鄉給一卷俾其傳習在縣七年韋渠牟
薦為給事中

初韓弘入朝以宣武舊事人多流言其子公武以家又
財厚賂權幸及多言者班列之中悉受其遺俄而父子
俱卒孤孫幼小穆宗恐為厠養竊盜乃命使至其家
閱其宅簿以付家老而簿上俱有納賂之所唯于牛僧
孺官側朱書曰某月日送牛侍郎物若干不受却付訖

穆宗按簿甚說居每何議會相帝首可僧孺之名

一狐裘三十年

一熊皮數十年

檀弓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

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箇遣

車七乘大夫五箇遣車五乘晏子享知禮曾子曰國每

道君子耻盈禮辱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魏書司空長孫道生廉約身為三司而衣不華飾食不

兼味一熊皮障泥數十年不易

先減僕從

即減車騎

北史袁叔德侯李僧伽先減僕從然後入門曰見此賢

令吾羞對軒冕

舊唐書楊綰字公權元載伏誅綰拜相綰久積公輔之

望及詔出朝野相賀綰素以德行著聞質性貞廉車服

儉朴居廟堂未數月人心自化御史中丞崔寬劍南四

川節度使寧之弟家富於財有別墅在皇城之南池館

臺榭當時第一寬即日潛遣毀折中書令郭子儀在邠

州行營聞綰拜相座內音樂散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

以承恩每出入騶馭百餘亦即日減損車騎唯留十騎

而已其餘望風變奢從儉者不可勝數其鎮俗移風若

此又魏志毛玠典選舉務以儉率人

鮑宣夫妻共挽鹿車

凝之夫妻共乘蒲車

後漢書鮑宣妻者桓氏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咲曰是吾志也妻乃悉滌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衣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脩行婦道鄉邦稱之宣哀帝時官至司隸校尉子永中興初為魯郡太守永子昱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識挽鹿車時否對曰先姑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焉

敢忘乎

南史劉凝之妻梁剌史郭銓女也遣送豐麗凝之悉散之屬親妻亦能不慕榮華與凝之共居儉苦夫妻共乘蒲策車入市買易周用之外輒以施人

石慶以策教馬

乾威下殿就視

史記萬石君少子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幾馬慶以策教馬畢举手曰六馬慶于諸子中最高為簡易矣然猶若此

北史淮南太守楊琳嘗與十餘人同來謁見帝問張乾威曰其首立者為誰乾威下殿就視而答曰淮南太守

楊琳帝謂乾威曰卿為謁者大夫而乃不識參見人何也乾威對曰臣非不識楊琳但慮不審所以不敢輕對審謹無他醇謹無它

漢書石慶為丞相文深審謹無他大略

又衛綰以戲車為郎事文帝功次遷中郎將醇謹無它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称病不行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景帝立歲餘不孰何綰服虔曰綰日以謹力不同也

霍子孟小心謹慎未嘗有過苗青卿小心畏慎未嘗有忤

漢初霍光字子孟初為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圍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

舊唐書苗青卿寬厚廉謹為政舉太綱不問小過所到有惠化及秉鈞衡小心畏慎未嘗忤人意性聰敏達練事体百司文簿經目必曉而修身守位以智自全議者比漢之胡廣

聞密事說向親舊聞臧否乱以他語南史謝晦或以朝廷密事語謝瞻輒向親舊說以為戲笑以絕其言

又謝弘微口不言人短見兄曜好臧否人物每聞之常
亂以他語又弘微每獻替及陳事必手焚書草人莫
之知上以弘微能膳羞每就求食弘微與親舊經營及
進之後親人問上所御弘微不答別以餘語酬之

邑號朝歌墨子迴車

邑名朝歌顏淵不舍

文選鄒陽上書梁孝王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
歌墨子迴車按晉灼曰史記樂書作朝歌之音朝歌有
邑

論撰考識曰邑名朝歌顏淵不舍七十弟子掩自宰予
獨顧由斃墮車宋均曰子路患宰予顧視凶地故以足

斃之使墮車也淮南子曰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間

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曾子立廉不飲盜泉所謂養
志者也

里名勝母曾子不入見上

里名勝母曾子飲襟

論撰考識水名盜泉仲尼不飲里名勝母曾子飲襟按

子曰孔子至于暮也而不宿于
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

冠一免安可冠也

門一杜其可開乎

漢書貢禹舉賢良為河南令歲餘以職事為府官所責

免冠謝禹曰冠一免安復可冠也

晉書汜騰舉孝廉除郎中屬天下兵亂去官還家太守
張罔造之閉門不見禮遺一缶受歎曰生於亂世貴而
能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柴門灌園琴
書自適張軌徵之為府司馬騰曰門一杜其可開乎
拒開不開
須詔乃開

後漢鄧暉為上東城門候帝嘗出獵車駕夜還暉拒開
不開帝令從者見面于門間暉曰大明遠遠不受詔
帝乃回從東中門入明日暉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盤
于游田以萬人為憂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晷其如
杜稷宗廟何書奏賜布百疋貶東中門候為叅封尉

又北史文宣嘗近出令張曜居守帝夜還曜不時開門
勒兵嚴備帝駐蹕門外久之催迫甚急曜以夜深須火
至面識門乃可開于是獨出見帝曰咲曰卿欲效郅君
章也乃使曜前開門然後入嗟賞之賜以金綵

南史謝莊為侍中領前軍將軍時宋孝武出行夜還敕
開門莊守居以榮信或虛須墨詔乃開上後因宴從容
曰卿欲效郅君章邪對曰蒙犯塵露晨往宵還容致不
逞之徒妄生矯詐臣是以伏須神筆

趙熹橫劍當階

崔光攘袂振杖

後漢光武崩趙熹受遺詔典喪禮是時藩王皆在京師

自王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止同席
憲章無序熹乃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時
藩國官屬出入官省與百寮各別熹乃表奏謁者將護
分止它縣諸王並令就邸唯朝晡入臨整禮儀嚴門衛
內外肅然

北史宣武崩後二日廣平王懷扶疾入臨以母弟之親
徑至太極西庭哀慟禁內呼侍中黃門領軍二衛云身
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見主上諸人皆愕然相視每敢
抗對者崔光獨攘袂振杖引漢光武初崩太尉趙熹橫
劍當階推下親王故事辭色甚厲聞者莫不稱善壯光
理義有據懷声淚俱止云侍中以古事裁我、不敢不

服于是遂還

劉行本置笏于地
褚遂良置笏殿階

北史劉行本傳隋文帝踐祚拜諫大夫檢校中書侍郎
上嘗怒一郎于殿前笞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
小上不顧行本正當上前曰陛下下不以臣不肖令臣在
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于理
安得輕臣而不顧臣所言非私因置笏于地而退上歛
容謝之遂原所笞者

唐書高帝將立武昭儀褚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
帝先帝疾執陛下手語臣曰我兒與婦今付卿且德音

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后每他過不可廢帝不悅翌日
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
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
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丐歸田里帝大怒
命引出

鄭餘慶執詔封還

韋貫之持籍不与

舊唐書有匡崔懷自淮南小將為黃州司馬敕至南
省鄭餘慶執之封還以為諸道散將每故受正員五品
官是開徼倖之路且每闕可供
又新羅人金忠義以機巧進至少府監蔭其子為兩館

生韋貫之持其籍不与曰工商之子不當仕忠義以藝
通權倖為請者非一貫之持之愈堅既而疏陳忠義不
宜污朝籍詞理懇切竟罷去之

批敕

塗詔

舊唐書李藩為給事中制敕有不可遂于黃敕後批之
吏曰宜別連白紙藩曰別以白紙是文狀豈曰批敕
邪

又李藩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時河東節度使王鐸用
錢數千萬賂遺權倖求兼宰相藩與權德輿在中書有
密旨曰王鐸可兼宰相宜即擬來藩遂以筆塗兼相字

却奏上云不可德興失色日縱不可宜別作奏豈可以
筆塗詔邪日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日又暮何暇別
作奏事果寢

李大亮不順臺使求名鷹

倪若水不聽宦官採鷓鴣

舊唐書李大亮為涼州都督以惠政聞嘗有臺使到州
見有名鷹諷大亮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獵而
使者求鷹若是陛下之意深乖昔肯如其自擅便是使
非其人太宗下之書日以卿兼資文武志懷貞確故委
藩牧當茲重寄比在列鎮聲績遠歎念此忠勤每忘寤
寐使遣獻鷹遂不曲順論今引古遠獻直言披露腹心

非常懇到覽用嘉歎古人稱一言之重侔于千金卿之
此言深足貴矣今賜卿胡餅一枚雖每千鎰之重是朕
自用之物又賜荀悅漢紀一部

又倪若水為汴州刺史玄宗令宦官往江南採鷓鴣靜等
諸鳥路由汴州若水知之上表諫曰方今九夏時忙三
農作苦田夫擁耒蠶婦持桑而以此時採捕奇禽異鳥
供園池之翫遠自江嶺達于京師水僊舟舩陸倦擔負
飯之以魚肉間之以稻粱道路觀者豈不以陛下賤人
貴鳥也玄宗手詔答曰朕先使人取少雜鳥其使不識
朕意採鳥稍多卿具奏其事辭誠忠懇深稱朕意朕已
量事決罰禽鳥並令放訖令賜卿物四十段用答至言

又隋唐嘉話楊德幹高宗朝為萬言令有宦官恃貴
寵放鷓不避人禾稼德幹擒而杖之悉拔其鷓頭宦者
涕泣袒背以示于帝曰尔情知此漢獐何須犯他百
姓竟不之問

臣每所解惟知誦書

臣每所解惟誦誦詩

南史齊高帝幸華林宴集使各效技藝褚彦回彈琵琶
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敬兒舞王儉
曰臣每所解惟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咲
曰此盛德吾何以堪之後上使陸澄誦孝經起自仲尼
居儉曰臣所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講君子之事上

章上曰善張子布更覺非奇也

舊唐書郭山惲景龍中累遷國子司業時中宗教引近
臣及修文學士与之宴集嘗令各效技藝以為咲樂工
部尚書張錫為談容娘舞將作大匠宗晉卿舞渾脫左
衛將軍張洽舞黃麋左金吾衛將軍杜元琰誦婆羅咒
給事中李行言唱駕車西河中書舍人盧藏用效道士
上章山惲獨奏曰臣每所解請誦古詩兩篇帝從之于
是誦鹿鳴蟋蟀之詩奏未畢中書令李嶠以其詞有好
樂每荒之語頗涉規諷恐為忤旨遽止之

嵇紹不為齊王操琴

戴逵不為武陵鼓琴

晉書嵇紹嘗詣齊王周諮事遇周讌會召董艾葛旗等
共論時政艾言于周曰嵇侍中善于絲竹公可令操之
左右進琴紹推不受周曰今日為懽卿何吝此邪紹對
曰公匡復社稷當執物作則垂之于後紹雖虛鄙忝備
常伯膏緩冠冕鳴玉殿省豈可操執絲竹以為伶人之
事若釋公服從私宴所不敢辭也周大慙艾等不自得
而退

又戴逵字安道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師事術士
范宣于豫章宣異之以凡女妻焉太宰武陵王晞聞其
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為王門
伶人晞怒乃更引其兄述聞余欣然擁琴而往逵後

徙居會稽之剡縣性高潔常以禮獨自處深以放達為
非道又南史范曄善彈琵琶能為新聲上欲聞之屢
諷以微旨曄若不曉終不肯為上嘗宴飲歡適謂曄曰
我欲歌卿可彈曄乃奉旨上歌既畢曄亦止絃

因元封歲旱請烹弘羊

因太和復旱請斬鄭注

漢書元封初歲小旱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
租衣稅而已今桑弘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亨弘羊
天乃雨

舊唐書太和六年復旱時王守澄方罷鄭注及誣構宋
申錫後人側目畏之上以久旱詔求致雨之方李中敏

上言曰仍歲大旱非聖德不至直以宋申錫之寃濫鄭注之奸弊今致兩之方莫若斬鄭注而雪申錫

漢文帝謂馮唐辱我

唐德宗為蕭復輕朕

漢書文帝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乃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匈奴哉馮唐曰主臣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衆辱我獨亡間處辱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頗牧也唐對曰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于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

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以饗賓客舍人是以前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師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吏奉法不用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蓋六級陛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繇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注如淳曰良善也師古曰說讀曰悅聞頗牧之善帝意大悅髀音陞主臣恐懼之言覆謂覆白之也舊唐書盧杞奏對于上前阿諛順旨蕭復正色曰盧杞

之詞不正德宗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頗輕朕
申屠嘉責弄臣怠慢
劉行本教倖臣褻慢

漢書申屠嘉為丞相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時嘉入
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
幸羣臣則富貴之至于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
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
且斬通恐入言上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
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不為禮責曰
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盡
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

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北史劉行本為太子左庶子時左衛率長史裴侯福為
太子所昵嘗于閣內與太子戲福大笑聲聞于外行本
時在閣下聞之待其出教之曰汝何小人敢為褻慢因
付執法者推之太子為請乃釋之

按夫項令謝

頓宜頭使謝

漢書灌夫因行酒罵坐田蚡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乃
令騎留夫不得出藉福起為謝按夫項令謝夫愈怒
不肯順蚡廼戲騎縛夫置傳舍

後漢書董宣殺湖陽公主蒼頭主還宮訴帝使宣叩

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
格殺湖陽公主奴
棒破壽陽公主車

後漢書董宣為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
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駿乘宣於菱門亭
候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
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笞殺之宣叩
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
而縱奴殺良人將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須笞請得自殺
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
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因敕彊項

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頒諸吏

北史高恭之字道穰為御史中尉時余朱世隆當朝權
盛因內見衣冠失儀道穰便即彈糾帝姊壽陽公主行
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穰令卒棒破其車公主
深恨泣以訴帝帝曰高中尉清直人彼所行者公事豈
可私恨責之也道穰後見帝帝曰一日家姊行路相犯
深以為愧道穰免冠謝帝曰朕以愧卿反謝朕按
魏氏舊制中丞出千步清道與皇太子分路行王公皆
遙住車去牛頓軛於地以待中丞過其或遲違以赤棒
棒之

還寺僧碾磴

毀權要渠磴

舊唐書李元紘為雍州司戶時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磴公主方承恩用事百司皆希其旨意元紘遂漸還僧寺實懷真為雍州長史大懼太平勢促令元紘改折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或可改移此判終每搖動竟執焉不撓

又李元紘為京兆尹尋有詔令元紘疏決三輔諸王公權要之家皆緣渠立磴以害水田元紘令吏人一切毀之百姓大獲其利蘇則之膝不枕佞人羊侃之牀不坐圍人

魏志蘇則與董昭同寮昭嘗枕則膝臥則推下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也

梁書羊侃遷都官尚書時尚書令何敬容用事与之並省未嘗遊造有宦者張僧胤候侃曰我牀非圍人所坐竟不前之時論美其真正

教謫

問佞

漢書陳萬年嘗病召子咸教戒于牀下夜半咸暈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

咸謫也謫古諂字

晉書馮懷議百官降礼于王尊問之顏含曰馮祖思

問安于我：有邪德乎

不過總品

不与曷言

晉書周勰為謝安主簿居喪廢禮崇尚老莊脫畧名教時韓康伯領中正不過總品為之議曰拜下之敬猶遠衆從禮情禮之極不宜以多比為通時人以康伯為澄世所不能澄裁世所不能裁

唐語林宋璟為廣府都督玄宗思之使內臣楊思勗馳驛往追璟就路竟不与思勗交一言思勗以將軍貴倖殿中訴于玄宗上嗟嘆良久拜刑部尚書

韋貫之不面李京兆

韋子斐不詣高中丞

舊唐書德宗未言京兆尹李實權移宰相言其可否數日而詔行人有以韋貫之名薦於實者答曰是人居吾同里亟聞其賢但吾得識其面而薦于上舉笏示說者曰實已記其名氏矣說者喜驟以其語告于貫之且曰子今日詣實而明日受賀矣貫之唯：數歲中不往然是後竟不遷

又韋澳字子斐伯兄溫字御史中丞高元裕友善溫請用澳為御史謂澳曰高二十九持憲綱欲与汝相面汝必得御史澳不答溫曰高君端士汝不可輕澳曰然恐每呈身御史竟不詣元裕之門

豈能曲意
安能改行

南齊中書舍人阮佃夫在會下請假東歸客勸王僧虔以佃夫要倖宜加禮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當拂衣而去耳佃夫言于宋明帝因而免官

陳書蕭引字升休為建康令時殿內明主吳璉及宦官李善度蔡脫兒等多所請屬引一皆不許引族子密時為黃門郎諫引曰李蔡之勢在位皆畏憚之亦宜小為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為李蔡改行就令不平不過解職耳吳璉竟作飛書李蔡證之坐免官

元忠惡弘霸媚已
姚崇惡敬奇媚已

舊唐書郭弘霸再遷右臺侍御史大夫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弘霸獨後人憂見顏色請示便液即染指嘗驗疾輕重賀曰其者病不瘳今味苦即當愈矣喜甚元忠惡其媚暴語于朝

本唐新語成敬奇為大理正與姚崇有姻親崇嘗感疾敬奇造宅省為對崇涕泣懷中置生雀數頭一一手執而後放之祝云願令公速愈也崇勉從之敬奇既出崇惡其諛媚謂其子弟曰此淚亦從何而來自茲不復接遇亦見御史臺記 又笑林武后有疾詔遍祭神廟以祈福消

灾閻朝隱詣少室山特為給事中因親撰祝文以身代
犧伏于俎盤令僧道迎至神所觀者如堵會后疾愈特
加賞賚左司郎中張元一畫代犧圖以進后大笑雖厚
賜然亦鄙其為人

管寧割席分坐

劉瓛舉席自隔

世說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見地有片金管揮鋤与瓦
石不異華捉而擲去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
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
南史劉瓛与友人會稽孔暹同舟入東於塘上遇一女
子暹目送曰美而豔瓛曰斯豈君子所宜言乎非吾友

也於是解裳自隔或曰与友孔徹同舟入東徹留目觀
岫上女子瓛舉席自隔不復同坐

移吾坐遠客

移吾牀遠客

宋書張敷為正員中書郎時舍人狄當周赳並管要務
以張同省名家嘗欲詣之周曰彼恐不相容接不如勿
往狄言我等並已負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敷先設二
牀去壁三四尺許二客就席張呼左右曰移我坐遠客
周等失色而退

南史紀僧真得幸于齊世祖容表有士風嘗請于世祖
曰臣出自本縣武吏邀逢聖時階榮至此為思婚得甫

昭光女。即時每後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敦謝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敦，登榻坐定，敦顧余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以告世祖，世祖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印封求官書，不視求官書。

南史王惠拜吏部尚書，未嘗接客，人有與書求官，得輒聚閣上，及去職，印封如初。

又王球居選職，接客甚稀，不視求官書，疏而銓衡有序，不遣子要榮，不為兒買第。

吳忠先是二官並闕，中外職司多遣子弟給侍，全琮報陸遜：以為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為取禍。且聞二官執敵有彼此，古人之厚忌。

南史時生徒對策多行賄賂，本文豪謂袁憲父君正具束脩，君正曰：吾豈能用錢為兒買第邪？

郭晞佯瘖，噤口不言。

郭曖辭以居喪被疾。舊唐書郭晞丁父子儀喪，持服京城，朱泚搆逆，遣人就第問訊，欲令掌兵，晞佯瘖，噤口不言，泚以兵脅之，晞終不語，賊知其不可用，乃止。晞潛奔奉天，僅而獲免。

又朱泚之亂郭暖不知車駕幸奉天為賊所逼欲授偽
官暖辭以居喪被疾既而与兄晞弟曙及昇平公主皆
奔奉天

佯給遺痢

遽稱腹痛

唐新語陸德明受學于周弘正善言玄理王世充僭號
封其子為漢王署德明為師就其家將行束脩之禮德
明恥之因服巴豆散臥東壁下充之子入跪牀下德明
佯給之遺痢竟不与語遂移病成臯及入唐太宗引為
文學館學士使閣立本寫其狀褚亮為之讚曰經術為
貴玄風可仰勵學非遠通儒在茲

續世說王毛仲有寵于玄宗百官附之一日毛仲嫁女
上問何所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
曰張說源乾曜輩豈不可召耶對曰此則得之上曰知
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對曰誠如聖旨上笑
曰朕明日為汝召客明日上謂宰相朕奴毛仲有婚事
卿等宜與達官悉詣其第既而日中客未敢舉箸待璟
久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卮遽稱腹痛而歸
桓溫為子求婚于坦之
徐勉為子求婚于舊女

晉書王坦之為桓溫長史溫欲與子求婚于坦之及還
家省父而速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溫

意迷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癡邪詎可畏温而以女妻其也坦之乃辭以他故温曰此尊君不肯耳遂止南史江革方雅有風格僕射徐勉權重唯革与王規抗礼不為之屈勉因舊門客翟景為子繇求昏于革女不答景再言之乃杖景四十

東家枣樹垂庭中

東隣桑甚落其家

漢書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枣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枣以啖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隣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里中為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枣完去婦後還其屬志如此

北史趙軌為齊外別駕有能名其東隣有桑椹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戒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為戒

乞不使王茂方知

皆唯恐柳德廣知

後漢王烈字茂方少師事陳寔以異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自其乞不使王茂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聞其故烈曰盜懼我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懷恥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北史柳靖少方雅鄉里亦慕而化之或有不善者皆曰唯恐柳德廣知也又南史沈道虔傳有人竊其園菜

者外還見之乃自逃隱待竊者去後乃出人又拔其屋
後大筍令人止之曰惜此筍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
乃令人買大筍送與之盜者慙不取道虔使致其門內
而還常以据拾自資同据者或爭棧道虔諫之不止悉
以其所得與之爭者愧慙後每事輒云勿令居士知

范冉辭麥

庾易辭麥

袁宏後漢書范冉去官嘗使兒据拾麥得五斛隣人开
臺遺之一解囑兒莫道冉後知即令并送六斛言麥已
雜矣遂誓不敢受冉或作丹
南史臨川王暎餉庾易麥百斛易謂使人曰走樵採麋

鹿之伍終其解之毛衣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
于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

送綰償刈穀

以縑置禾下

晉書羊祐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綰償
北史鹿愈嘗詣徐列馬疲附船而至大梁夜輜徒者上
岸竊禾四束飼馬船行數里愈覺即停船至取禾處以
縑三丈置禾束下而反又趙軌召為司馬在道夜行
其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軌駐馬待明訪知禾主酬
置而去

燒輜重十餘船

焚文券一大厨

南史孔覲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產業二弟請假東還覲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縮紙席之屬覲見之偽喜謂曰我比之得此甚要因命置岸側既而正色謂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邪命燒盡乃去又顧覲之家門雍穆為列郡所重子緝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責覲之禁不能止及後為吳郡誘出文券一大厨悉令焚之宣語遠近皆不須還緝懊歎弥日

標榜賣宅

券契賣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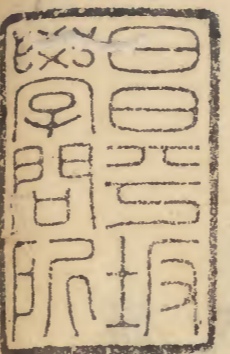
北史皇甫亮性質朴純厚終每片言矯飾所居宅洿下

標榜賣之將買者或問其故亮每答云為宅中水淹不洩雨即流入牀下由此宅終不售

又孟信去官居貧每食唯有一老牛其兄子賣之擬供薪米券契已訖市法應知牛主住在所信適從外來見買牛人方知其賣也因告之曰此牛先來有病小用便發君不須也杖其兄子二十買牛人嗟異良久呼信曰孟公但見与牛未必須其力也若請不得乃罷買牛者周文帝帳下人周文深歎異焉又南史明山賓性篤實家中常乏困貸所乘牛既售受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療差已久恐後脫發每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處士阮孝緒聞之嘆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朴激薄

不待澆矣

Faint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on the right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Faint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on the left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